世廟識餘錄

世廟識餘録卷之十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譔輯

癸卯吏部尚書許讃等以大學士翟鑾爲禮部主事張惟一求改吏部太學士嚴嵩爲監生錢可教求爲東陽縣知縣疏許之并以所囑文選司郎中王與齡私書封進因言此各其一事其他不可勝紀臣等遣抗積罪如山非恃

聖明覆庇則二權奸主于中而群鷹犬和于外臣等不爲文選司郎王嘉賔之遠黜得爲近日御史謝瑜之回籍幸矣伏望

聖明于清閒之暇省諭二輔潃厚博大姑容臣等少盡職業仍下

惟一可敎法司議正其罪以爲奔兢權門者戒疏入
下內閣於是翟鑾等各引罪自理鑾言張惟一臣主
試順天時所取解元後廷試二甲第一科第既優且
其人質實無僞問値吏部司屬有缺臣曾薦惟一學
行于讃并有一柬與郎中與齡臣竊自謂此亦以人
事君之公且其事年餘矣嵩誘可敎帖非出己請逮
可敎錦衣衞究各詐僞因言臣與讃無嫌竊推今日
計臣之故蓋由讃等不思　聖明日覽章疏奬蠢莫
逃凡所釐正悉出　宸斷乃意臣等所爲故因所憾
而圖所以中之也彼疏明日省諭輔臣渾厚博大則

真情已畢露矣然讚柔良豈解爲此第受制司屬不獲自由耳　上乃手批吏部疏曰覽所奏固欲華求寬之意然汝等果一人不承奉一帖不接受亦不必有此訐發且許讚非如此爲之者本之王與齡強豪脇持與同黨報復之耳鑾帖既久嵩帖已僞俱無大私請縱獲私賄之實但當奏决于　上何爲便詈曰椎奸中引王嘉賓謝瑜之名又以渾厚博大爲言懷私慾忿明矣許讚其體心盡職王與齡着爲民員外吳伯亨主事李大魁周鈇俱調外任錢可教送鎮撫司究問諭鑾嵩勉盡輔贊加以清慎忠平佐朕勿避

按是舉實王與齡強堂官爲之欲執其顯迹以擊嵩不無少觭然卒爲嵩所乘告讚而獨攻與齡以激上怒而給事中周怡上書救與齡語涉禱祝事又遷怒於怡幷斃之　詔獄與楊爵一同禁錮嵩之射人如北虜彎弓矢無虛發若鑾則直叙囑始末冀　上憐之而已學顏甲辰會試主錦衣崔百戶家崔言與齡去國時嘗承衛使遣偵與齡贓迹欲伺其隙而畢心焉以阿嵩意已見與齡辭　朝後還其寓所惟有瓶罐數器遺之隣人徑上馬去他無所有也乃相與嘖指歎爲奇男子其後庚申歲一選郎敗恐緹騎捕其

短以輜重寄其所善客已悉為所匿縉紳傳咲曰此
秦始皇為漢歐除也所謂容者亦名家子浙之餘姚
人以蔭任尚寶官而文選郎福建晉江人也不欲言
其姓名

山東鄉試小録　上覽第五問防邊禦虜策曰謂語含
譏訕下禮部參看尚書張璧等言今歲虜未南侵皆
皇上廟謨詳盡天威所懾乃不歸功　君上而以
醜虜饜飽為詞誠為可罪考試官教授周鑛李弘教
諭劉熚陶悅胡希顏程南呉紹曾葉寰亨胡儒李慈
為文救經訕　上法當重治監臨官御史葉經漫無

救正責亦難辭其提調官布政使陳儒叅政張臬監試官副使談愷潘恩均有贊襄之職俱屬有罪上曰各省鄉試出題刻文悉聽之巡按考試教官莫敢可否此錄不但策對含譏郎首篇論語義繼體之君德非至聖等語尤涉謗肆殊爲無君不道葉經職司監臨事皆專任幷周鑛等陳儒等俱令錦衣衛差官校繫逮至京治之尋逮經儒臬愷恩至上以經狂悖不道命廷杖八十爲民降儒等邊方雜職經遂死於杖下已乃補儒等爲冝君等縣典史按葉經嘗論嵩奸貪至是乘機下石聖意止非五策涉訕而論

語義則調　皆摘出於是經禍益慘不然各省鄉試出題刻文俱屬御史考官不與、上何從知之也又按論語義縉原倩江南一名士爲之欲以釣奇而卒以買禍亦可悲矣、

山西石州既被虜後、　詔旌孝子張均烈婦白氏等十三人張均石州人、正德中舉於鄉以親老不仕讀書奉養孝行聞遠近父曰敖太學生也先以親早亡、不得祿養亦誓不仕、隱居城北村、辛丑虜大入避遂至石州城、敖被執、均馳一騎賊中號哭求父流矢射中肩畀鎗前走、至則父已死賊矣、均哀痛殞絕盡飲父

血水漿不入口、三日而死、是年虜害最慘、石州同時死者孝子張承相等十一人、承相州學生也、少孤奉母二十餘年、最孝人稱之、虜至覓母以逃、爲虜所得、承相抱母叩頭號泣、虜怒俱殺之、于懤者生二歲而孤、奉母十七年、年少以孝聞、母居村舍、懤從城中受書、虜至城下、號泣求母、母以被執、道遇之、奮氣取石擊賊、賊就剖其心殺之、母得逃去、懤死年十八歲、張永安者掾史也、父爲虜所逐、永安持挺走救之、擊傷二賊、趣父逸去、身從後護之、被數十創死、白氏安欽妻也、聞賊入寨、從夫走匿土穴、賊攻穴甚急、度難俱

生則謂若從此去吾死不從賊且曰收吾骨耳夫果逆去婦遂被執罵賊不辱身被十餘創死李氏牛宗近妻也居四塢村家貧隨夫傭作賊至走三谷中夫爲賊所得伏其夫身求代賊俱殺之山下吳氏侯崇儒妻也賊至走山峒其傍婦女皆掠去度難獨免則推所兒山下自投瀟水賊曳出載之馬上遂自刑其面不辱賊殺之郭氏喬南妻也毋家頗富而夫甚貧然奉其舅姑絶孝謹人以爲難賊至不屈被殺狀與白氏同李氏典膳張環妻也年老寡居馮氏張蘭妻也年二十而寡守義三十餘年俱罵賊不屈而死烈

女賀氏年十七歲未嫁賊至從父匿山洞被執罵賊死溫氏年十六歲與母俱被虜伏地不肯從賊死孝子溫繼宗者沁州學生貧苦而好學父没不能葬日夜居守壬寅賊寇逼咸勸入城避之以父殯不肯賊至與叔父淵等力戰擊傷一虜吹角大至中矢死父柩傍淵等皆被害按虜當年入寇何石州之敗奇節之多一至於此亦異事也

甲辰刑科給事中王交王堯日論劾少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編修彭鳳歐陽[illegible]署員外郎高節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大學士翟鑾以内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

既聯中鄉試又連中會試若持券取物然崔奇勳乃汝儉等師焦淸與汝儉結姻又同受業四人者會試俱一號汝儉汝孝奇勳皆彭鳳所取詩經考卷五人何俱在鳳一房歐陽瞮亦汝儉等師本同經又改書經跡若引嫌而陽助鳳尋卷及沈坤之取中陸煒高節之取中彭謙汪一中皆以納賄故乞明正其辜且欲追論順天鄉試主考秦鳴夏浦應麒阿奉翟鑾之非 上下其章吏部都察院從公察看鑾隨疏自理且請欽降題目命院部大臣覆試 上怒曰鑾被劾有旨察看乃不候處分肆行擾辨屢屢以直無逸為

辭同夏言禁院坐轎止罪一人全不感懼敢以撰科
賛玄脩爲欺　朕内閣重任不早赴以　朕不早朝
並君行事二子縱有軾轍才豈可分明並用恣肆放
俯如此部院其參閱治罪不許回護部院覆請下汝
璧于理嚴究分別情罪輕重　上以跡獘明顯大壞
祖宗取士之制遂勒鑾并汝孝汝儉奇勳清及鳳
聯俱爲民汝璧等俱下鎮撫司逮問已法司會鞫謂
汝傑鳴夏應期雖各阿取輔臣之子然實非以賄故
坤之取燒節之取一中亦然獨彭謙賞以校尉張獄
賂節五百金而中監試御史王珩泝越失於糾察罪

亦難逃疏上　詔杖汝璧嗚夏應期六十革職閒住
不敘珩越降一級調外節嶽充軍譙為民坤一收熗
存留供職是時　上不御朝故閣臣乘勢作奸而考
官阿取朮月三尺不復知有　朝廷矣此事亦嚴嵩
嫉繼位出已上故嗾言官論劾然陸熗為受職中書
舍人非試職也乃冒進科場竟得連中而卒以都督
陸炳之弟復陰庇之主雖至聖必不能出權奸之手
可歎也萬曆以來科場事益復冒濫矣勢家之子雖
有可中不可中者而主于必中則諛臣默為之圈套
也即勢人亦以為當然何也

叛賊王三者大同左衛指揮王鐸之子也鐸素與虜酋吉囊通遣三遣之酒物吉囊因留之妻以部女遂為虜用頻年入犯皆三導之至是虜至水地莊向舍餘劉伏兒索食翌日伏兒商同按伏大同官軍四百餘人及水峪口餘丁馮龍賈昇張寶等計縛之并其黨三人巡按御史李天寵以聞 上大悅命賞伏兒銀一千兩加陞五級馮龍賈昇張寶各一百兩授試百戶王三械繫至京獻俘正法馳報人賞銀十兩紵絲一表裏其餘失焉獲功諸人俱命天寵勘實以聞已北路參將張鳳詐稱統領部兵擒三欲攘為己功巡

撫曆榮總兵周尚文上其事 上以鳳設詞欺罔責
榮尚文輙與妄奏詰令對狀鳳復奪三級於天城天
寵劾鳳掩襲冒功 詔逮鳳至京訊問巳王三械至
京命磔之於市梟示各邊餘黨三人皆斬鳳謫邊衛
充軍是時 上在秘邸禱玄剿賊王三之獲歸功玄
威故諸臣不及于陞賞
給事中胡叔廉郁大同建言科場事宜謂監試御史不
過防範於外故內簾之弊無從糾察而散卷等官始
得以徇私分送今內簾亦 監試官一員按此論甚
確其後未知責舉嘗論貢院內簾見諸考官房闈

此通徹並無高論便於往來互相檢卷則徇私者又何所避畏而不為也惜乎叔廉等之說

占格不行此事似不可已今勢家子之卷内簾無不知者故近作次第小式惟以父官為先後耳

楚王世子英燿楚王顯榕長子也狎比群小徐景榮劉金楊惠等淫縱不法先以匿奸宮人方三兒事覺楚王錮三兒而杖殺其所使陶元兒等英燿恨之三十三年端午日王置酒召諸宗室觀龍舟呼樂婦么兒侑觴英燿見而悅之令劉金潛納之別館王知之後欲杖殺金金聞大恐乃密與景榮慫慂乘間以英燿

曰王怒甚且欲廢立不如先發英燿遂謀以次年上元邀王賞燈因舉事及期乃集其黨田堯謝六兒張六等歃血而盟分執銅瓜木梃豢以面具伏緝熙堂后約舉砲爲號部署定日甫申而王至時武岡王以送王亦至酒數行乃款武岡王於西室王左右從者以次設食稍引去於是英燿舉手令張貴放砲金等即率衆從王坐後擁出六兒首以銅瓜碎王腦堯等椎挺亂下立死衆皆驚走武岡王聞反往救亦爲亂梃所傷王既弒英燿怒未已令六兒以鞭鞭王屍數下舁入內寢翌日乃發用長史孫立承奉張慶王

獻等謀以巾風暴死僞訃於鎮守撫按三司等官各
衙門而禁武岡于別室令毋得出王從者朱貴以秩
門出告變事泄漏鎮撫等官具以狀聞英燿私遣人
追截其疏不及于是謀自爲辨使指揮甘玉梅及儀
賓李瑞書辦官李仁等勸取崇陽王等保奏又爲辨
疏使承奉王憲多齎金錢上之獨通山王不肯從陰
奏英燿弑逆狀并勒印妄保事　詔司禮監太監溫
祥同駙馬都尉鄔景和刑部左侍郎喻茂堅錦衣衛
都指揮使袁天章會鎮巡等官往按其事武岡王聞
祥等至始乘間得出府具揭英燿大逆不道如通山

王言于是祥等奉 勑削奪英燿位號收其冊寶拘之軶城內會巡撫東純巡按伊敏生驗治徐景榮等各詞服論非具 上復令法司集廷臣雜議掌府事東寧伯焦棟等吏部尚書熊浹等議曰英燿性本兇殘行復穢惡殺父鞭屍天理絶滅罪不容誅宗陽王顯休江夏王榮漢永安王顯梧東安王榮淑均以王室至親忍為大逆保安通山王英燦被脅而守正不阿武岡王顯槐受禁而終能脫首右長史孫立承奉正張慶承奉副王憲既失討賊之義且共濟惡之謀左長史馮天祐勞差久出大變罔聞徐景榮三十六

名俱以賤役謀弒親王內造意者景榮等三名加功
者田堯等八名惡逆尤甚宮人方三兒樂婦宋么兒
私通世子釀成弒逆英燿及徐景榮等典刑具在國
法罔赦英燿及徐景榮等所宜明正其罪以為亂臣
賊子之戒餘亦擬法原情以昭懲勸議入 制曰英
燿悖逆天道主謀弒父罪惡無前覆載不容既經差
官勘實并多官會議明白皆欲明正典刑朕不敢赦
其命希忠祭告
皇祖斬之於市焚棄其屍不許收
葬徐景榮等二十六人即於彼處會官凌遲處死內
景榮三名田堯八名財產籍沒妻子為奴宋么兒方

三兒各杖一百孫立等三人皆斬馬天祐捕治華職顯休榮漢顯梧等淑等各奪祿米三之一英炊顯槐俱賜勑獎諭仍各賜慰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該府應行事宜幷楚王應得卹典禮兵二部其查議以聞仍以書諭各王府云云其宦楚久嘗聞通山中尉華堦言甚詳大都與國史同惟鞭屍之說似獄詞文致至顯榕之無禮於其子亦非人情每見英燿偶服鮮衣輙合跪伏泥淖中必汙壞之而後已其積釁已非一日而其後愛姬王氏復生幼子則駸駸有奪嫡之漸當是時非英燿弑父則顯榕殺子決不相容故椎

階之禍、一至於此、

乙巳大學士許讚旣以王與齡事與嚴嵩有隙、嵩家簡進內閣、心不自安、故屢疏乞休、吏部尚書熊浹自諫仙乩旨、 上屢以事督過之、奪俸者再、度難施展、至是亦稱病乞休、是時 上居西苑、久不視 朝、常疑下有訕上者、見許熊二大臣合詞求去、無戀主之忠、故怒斥之、讚得閒浹爲民、仍令錦衣衛官校押發原籍當差、

錦衣衛指揮陶鳳儀之曾祖成、故廣西鬱林州人、成初任浙江僉事、在正統時征處州叛賊、以功陞副使、從

為賊所獲死之其子魯以父蔭爲國子生起家新會縣丞與征兩廣洞蠻忠勇有父風在軍中四十年積有功捷累陞至湖廣左布政兼按察副使諸蠻所讎之乃發掘其祖墳狀其宗黨曾卒於官其子孫不敢回鬱林遂占籍南海　孝宗朝復蔭曾子荊氏爲錦衣衛副千戶至鳳儀始陞指揮閩氏世以首叙用軍功顯名以死徇事　國家得人不專在進士科也

山西保德州人崔鑑年十四以其父私於鄰婦魏氏斥逐其母不勝忿乃手刃魏氏殺之有司讞上其獄法司議鑑以母故陷大戮可憫　上曰鑑幼能激義其

免死發附近徙三年、上最留心刑獄其法外之仁又如此、

巡按湖廣御史包節以承天守備太監廖斌擅作威福、節欲繩之而語泄斌懼思有以報之于是候節謁陵時故獻膳羞遽使撤去而詭稱節麾出之鍾祥縣佃民王憲等知斌與節有隙詣節告斌黨庇奸豪周章等諸事節命指揮黃恩邵勛収章下同知范昕驗問以此持斌而斌遂劾節不以正旦謁 陵延及次日始謁恃當進膳不行旁立褻慢大不敬奏已發而節始奏斌前事、上怒以節奏乃抵飾巳非發官校

捕繫節等下法司拷問刑部尚書閔珪等議節既不即謁 陵及謁又褻慢又受豪民訟凌辱守臣重刑周章斃於杖下復停放陽春街穢觸 殿廷大不敬宜坐謫戍范昕宜爲民黃恩邵勛宜革去管事 上以節恣肆作威欺慢不敬酷刑打死人命姑從寛永謫戍邊衞逃則殺之昕恩勛亦戍邊衞王憲口外安置按承天爲 上龍潛之地其守璫故習驕恣而部使雅欲抑之爲 朝廷存三尺也然體亦吾敵耳不可先有成心且包節以元旦次日謁 陵而又刑斃其私人廖斌之罪雖在不赦而節之自處無乃太踈

乎、

代府宗室充灼及昌化王府奉國將軍俊桐俊樸俊宗俊檕潞城王府鎮國中尉俊桭襄垣王府奉國中尉充耿充爕充徒酗酒作奸、大同人張文博李欽文李舜臣張淮李紀數人助之、已而充灼等以勦奪大同知府財物、　詔奪其祿、心懷怨望、遂造反謀、充灼邀各宗室及文博等飲、充灼曰、我等奪祿、代王又不為理、柰何困死、若引虜圍大同城、我等內應開門納之、殺代王及鎮撫大吏舉事、則不憂不富貴矣、必先燬各草場、使兵馬不得屯牧為善、眾皆從之、張淮密告

其黨妖人次仲太仲太曰我師羅廷璽若來無事不濟廷璽者應州人與其黨王廷榮俱以白蓮教惑衆淮遂因仲太見廷璽廷璽許諾入見克灼稱其有天分克灼大喜告以反謀廷璽乃爲畫計令告小王子毋野掠三路進兵直抵大同城奉小王子居之遣兵攻鴈門關約王廷榮爲內應取平陽立克灼爲主遂將胡兵四討然後計殺小王子則大事成矣克灼以爲然乃使廷璽出約王廷榮刻一印文曰天子師造旗牌火器克爍受克灼謀令其黨四門等持俊棄俊椓所造火箭出燒城外各草場總督翁萬達疑二日

之內六處失火必有大奸諜下令緝捕獲四門等驗治未決次仲太知衛奉者曉虜語嘗引虜得計遂使奉抵小王子所誘之奉出邊至威海寧子北岸遇小王子所部察罕兒等與之約多置一色旗半留府半送小王子所用爲識還告克灼克灼使文懋爲表與小王子中皆逆語賂以大同城約同舉事仍使奉等持僞表旗幟出邊旗皆書調兵字會總兵周尚文使人出邊哨探詢問守者知有四人挾傘出帳而追之及奉等於榆樹口因索得其通虜表文收奉等至尚文所鞫之且得克灼等諜狀萬達密啓代王收克灼

等而分捕叛者羅廷璽取叛籍燒之仰藥死餘悉捕
奏聞　上命械克灼等來京至午門前命司禮監駙
馬五府九卿科道錦衣衛官會審具服諸臣因奏克
灼等反形已具克灼首倡逆謀俊桐贊言助逆罪惡
深重克爋俊㯅俊宗俊𣝣俊棖次之俊華俊裬適火
莆又次之奏上　詔如所擬以克灼等所犯應決不
待時但今歲歲之初未可行刑姑繫詔獄至是法司
復請　上乃報曰克灼等世受國恩不遵　祖訓違
逆天道背叛朝廷玨心降虜勾引寇兵圖危　宗社
謀燒各邊草場兇謀大著國法難容克爋等受謀燒

草俊楳等亦稱隨同聽謀難分差等克灼俊桐及充
熑俊㯳俊冡俊櫾俊榐俱令自盡焚棄其屍俊棄俊
㮞雖不與聞逆謀而親造火箭意欲何為降為庶人
送高墻禁錮張文博等三十人俱依謀反律棄市梟
首於邊代府長史孫質等論死繫獄餘悉如議云頃
年河南撫臣調上宗藩祿議有寬門禁一條學謨在
禮部持之不覆蓋門禁在即宗人私出有司或可制
之若蕩無閑紀則邊藩尤為可慮充灼勾虜之事其
鑒不遠矣

河南延津縣李應時奏獻其妹初應時父拱辰進獻長

女封敬嬪獲陞錦衣衛正千戶二十四年九月應時又以父次女獻　詔如前例進禮部爲請日疏留中不報是歲應時凡五上疏請擇日進獻至是始得旨以冬至慶宴日自東華門入供饌賞賜如前例按宮女必由諸王館選法至詳密兹不由公選而以私進此倖門也已非盛世事而女之眞僞亦難辨也當時言官不聞諫阻而禮部更爲請日未免上累　聖德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二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譔輯

祭酒程文德奏欲將該監博士助教等官於三甲進士內選除文德講學人常不考制度妄行胸臆故其建白如此吏部以非　太祖欽定資格且於選法有礙宜仍照舊於舉人出身教官優等及進士奏願降除國學者斟酌陞補待任滿奏績與行人等官一體考選風憲　詔可之按文德之議雖格不行然國學官之得預考選自此始

禮科給事中馬錫劾戶部尚書王杲巡倉御史艾朴私

受兩淮運司解官黃正大贓賄勒管庫委員外郎余善紀稱納低銀

上怒下杲朴等鎮撫司究問杲辨正大解銀至部臣惟咨總督尚書并劄管庫委官稱允各有司存非臣得干預劉鎰先收銀二十萬退出成色不足者八萬餘兩善紀續收八萬六千退出萬一千有奇先後所退低銀並未呈部祗緣善紀濫收正大銀千兩畏懼檢舉遂同總督巡倉官參送善紀法司問罪及陪庫主事方大樂罰俸乃種禍實在於此而該科所奏通賄事不顯指陳從泛言以喪臣名節乞容臣與該科面質以明心跡

上責杲失職非

古廉清正直者比，令加刑再問，吏戸科給事中厲汝
進杳秉彜徐養正劉起宗劉祿復言兩淮當起解前
銀之初，適副使張祿署印，與正大同謀捕和，合鄉親
大使趙顏隨解至京，廣通關節，自杲外如太常少卿
嚴世蕃、順天府丞胡奎、總督尚書王誥皆有請託蹤
跡，宜盡法窮治。疏入，大學士嚴嵩即上疏自理，謂汝
進等欲以贓罪汚蔑臣，故借臣子世蕃名肆其巧詆。
上益怒，遂手批汝進等疏，詰其劾祿不早，意欲與
杲解釋，命錦衣衛俱執至闕下，汝進杖八十，餘杖六
十，俱降邊方雜職，張祿不必逮問，黜為民不敘，杲朴

等令該司併提驕即開奏發落再有煩擾加罪已而該司具獄 上果詔朴發邊衛俱充戍特爲民善紀升大樂仍送法司擬罪乃善紀降一級與大樂俱調外任其低銀令鎮撫司同刑部覈銷辨驗計虧折一千三百十七兩有奇因廉得張祿通該吏武材升銀匠唐其榮作弊侵銀狀以聞 詔行該省巡按御史逮祿等追補已乃謫汝進雲南亦佐縣秉彝定邊縣養正通海縣起宗廣西藤浦縣祿藤波縣俱典史後果竟死於戍所公論以爲枉是時嵩有寵于 上其子世蕃於各衙門關節無不干預既陷王與齡又陷

王杲杲素稱謹厚而萬護其子則不得不委罪於部
臣至澂　上怒遂至加刑謫戍九卿之體陵夷盡矣
而刑部尚書聞淵雅負物望亦惟阿　旨滅獄而已
語云爲臣不易信哉
吏科給事中臧珊言廷推大臣惟吏部尚書首舉餘俱
唯唯不聞有可否非朝廷進賢如不得已之意乞今
後會推必詢謀僉同方具名上請如有不當許與推
者明言於廷務求勝任者用之吏部尚書毋得自執
吏部覆如其言　上曰選用人材係吏部職掌但會
推時各官有見亦當盡言令後已奉　旨點用者科

道官毋得輙先論列待其不効指實具劾按嘉靖中
言官猶有此建白慶曆以來京堂缺先期吏部咨請
敎於首揆其人已定則會推前一夕業具揭通送閣
下知會明日會推止應故事而已誰復敢言其非者
嘗記弘治間蘇州吳文定[illegible][illegible]以禮部尚書推調吏部
公郎面辭曰某久在閒局素不能關防家人萬一蒙
簡是速敗也於是吏部別有所推由此觀之　先朝
閣臣原不預部事送揭之例始於[illegible][illegible]
端公山在禮部時未一揭[illegible]後
此事矣

咸寧侯仇鸞鎮守甘肅日久貪縱酷虐恣爲不法初總督曾銑以防秋調取河西兵馬仇鸞不發銑劾鸞阻撓軍機且歷詆其科扣乖戾狀　上以防秋屆期鸞姑奪俸示罰其所劾論事情令按臣查勘鸞知不可掩乃益狂悖無忌至是銑復　上言甘肅孤懸西北三面阻虜今以鸞故士衆離心綱紀解弛平居實有厝火積薪之形一旦恐致土崩瓦解之患鸞罪蓋擢髮不可數臣請舉其大者將官有地方軍馬之任而鸞自副總兵蕭漢以下無一不求索兼金寶馬以百千計致各官相率効尤肆爲朘削鸞又侵剋衛所月

糧弁班軍銀兩支軍官犯恣索其學賂而選委湖蕩草束各給以印票而派私役軍匠日且百人虐殺無辜歲以千計至其狂誕不恭肆為欺罔去歲果園堡之捷輙報虜酋狼台吉為我軍所馘今狼台吉固自在也且奪獲駝馬半入私門隨從輿臺盡帶功次以致一鎮人心洶洶不服不亟黜之恐成他變 上覽疏大怒乃令錦衣衛選差官校逮繫來京訊治既而巡按甘肅御史張雨復言鸞黷貨養欵大失番夷心六事巡撫甘肅都御史楊博復詳疏其欺罔貪暴三十事俱下兵部覆稱所奏多係夷情且人命十餘贓

私鉅萬爭體重大必須勘究分明乃可正法詔巡按御史東公覈實速具狀以聞是時督撫按臣各起攻訐牘疑無死地矣乃天道助逆曾銑之禍遂不旋踵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獸窮則攫躬究之詎可易視之乎

兵部尚書王以旂等奉詔會同府部九卿詹翰科道等衙門議復套事宜略曰虜據套爲西邊患久誠宜亟爲攘除第事體重大錢粮兵馬非旬月可辦集請先命大臣督餉量帶司屬趁時糴買添設憲臣預處月粮俟有次第然後遣科道紀功欽遵行事其曾銑奏

討山東槍手河南水夫及神機營偏老弱各邊兵
馬悉聽　聖斷裁定給發疏入　上諭輔臣曰套虜
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為名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及兵
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見成功可必否昨王三平
未論功賞臣下有怏怏心今欲行此事一旣何足言
秖恐百姓受無罪之殺我欲不言此非他欺罔比與
害幾家殺民之命者不同我內居處外事下情何知
可否卿等職輔弼果眞知眞見當行擬行之閣臣夏
言等不敢決請　上斷　上命以前諭付司禮監刊
印百餘道發兵部徧給與議諸臣令數日再會疏以

聞于是大學士嚴嵩上疏曰套虜為患日久　祖宗
時力當不逮猶然置之今民力去　祖宗時遠甚且
中外府藏殫竭一旦議出無名之師橫挑強虜誠有
如　聖心所慮者臣閱曾銑所奏征討必用三年每
年必用兵十二萬銀必百五十萬兩銑有云此特大
略其臨時請給者不在此數則師未興而經費已不
支矣臣將何以堪之所以好大喜功之心而為窮兵
黷武之舉在廷諸臣皆知其不可第有所畏不敢明
言以致該部和同附會上奏幸賴　聖心遠覽特降
明諭活全陝百萬生靈之命誠　宗社無疆之福臣

備員輔職如此舉措關係國家安危大計不能先事匡正至厪
聖慮同官夏言於他政効勞爲多臣分毫無補有負委任請從顯黜　上曰卿既知未可何不力正言于銑疏初至時乃有密疏稱人臣未有如銑之忠者朕已燭其私但知肆其所爲而不顧國安危民生死惟徇欲殘酷耳朕故一言未答以示不可之意後見卿等每擬誇許朕思夏言既以爲可卿必謂朕知而主之未宜遽沮其謀昨部院疏會奏是果行之說豈可真從之故朕方言不可耳卿宜盡心供職不允辭時　上已大疑言言懼不免因上疏曰北

虜久據河套擾我疆場臣愚竊以匈奴雖多不過漢一大縣況當 國家全盛之時 皇上中興之會薄示威武旋可成功故向於曾銑所奏不揆固陋妄有議擬第識本短淺慮欠周詳茲承 聖諭成功難必百姓無罪仰惟馭遠弘謨好生大德非臣愚昧能窺萬一然此事臣數與嵩議絕無異言今乃先臣具奏名雖自劾意實專欲諉臣自解所幸軍旅未興 聖諭先布否則臣將不知死所矣 上曰爾等朝廷倚政之本百爾自宜先以邦民為心如何專狥私情強君脅衆昔密奏未允乃詐稱 上意必行茲所奏又

無引罪之詞吏禮二部會都察院參看以聞於是嵩
復疏辨銑疏初至臣誠心知其非而不敢正言者臣
與夏言同典機務事無巨細理須商確而言驕橫自
恣凡事專決不惟常務不獲與聞即興兵復套事體
極大自始至今亦並無一言議及其諸疏揭所奏不
過列署臣名昨奉　明旨謂密奏稱人臣未有如銑
之忠臣讀之愕然實不知也至于每擬諭許皆出言
手言欲以此顯　上意于外而示溺厚于銑故廷臣
皆謂　上意欲行無不恐懼即臣不知亦恐　皇上
別有諭于言也昨蒙降兵部會疏于閣言獨留看三

日後出一閱隨即謄進並不以片言商可否且自去歲以來臣與言同在直所言任巳自便一切機務忌臣干預每于夜分票本間以一二送臣看而已臣自知其負不宜復靦顔在列乞能疏入得 旨嚴嵩不能先事救正朕已恩宥之矣正當感恩盡忠何復奏擾所辭不允是時 上意且不測而嵩攻言甚力言懼乃復上書自明且求去曰臣謬以非材首列班行自以與嵩同受眷知誓同圖報而不知其心之獨異於臣也臣每次入閣入直必遣人邀嵩再三不肯至即至亦漫無可否是嵩故意推避以諉罪於臣而謂

臣不使干預將誰欺也復套擬議尚謂臣獨留三月出奏稿於紬中令其一閱隨即謄進夫奏稿出於紬中者臣之過于謹密也會看然後謄進者臣與之商確可否使稿不自收而委之他人謄寫已成而後與之會看此則可責臣而無辭矣夫萬明知其故乃以此罪臣謂臣每擬誇詡故欲以此顯示親厚于銑夫擬議雖自臣下一經

上意于外而

聖斷非臣下所敢輕與者况征戰之事成敗難測衆方為銑危懼而以此為示親厚豈理也哉萬以危禍中臣必欲置之死地臣不足惜其如

國體何臣不

敢復與並列乞賜骸骨歸田里疏入詔部院一併
參看已兵部尚書王以旂復會廷臣議上復套事宜
言虜兵強據險爲中國計但當練兵積粟來則禦之
不宜與之較曲直爭尺寸宜令銑嚴督各鎮蓄兵養
威加意防禦前議出師蒐套一應事宜悉行停止果
虜侵犯疆場則須督率將士大張撻伐之威無得推
避誤事其銑所請延綏積欠月粮三鎮原額騎征馬
匹宜爲給發至於所奏招降用間事非獨可以行之
復套宜仍勅九邊一體舉行以覘敵情渙虜黨上
曰套虜非新近事先朝但防守耳既無故輕狂倡

議雖奉　俞旨、然旣下諸臣集議、自當爲國爲民、深
思實慮、明以實告、如何忍心觀望、一旦敗事、將何救
者、其奪與議官祿俸一月、兵部侍郎及該司一年、銑
令錦衣衛亟遣官校械繫來京問、王以旂姑令兼撫
察院右僉都御史、亟往代銑、盡忠督理、以贖前罪、此
安危大計、科道官何寂無一言、錦衣衛其悉逮至廷
杖之、各罰俸四月、其餘事且、戶兵二部作速再議以
聞、已吏部尚書聞淵、禮部尚書費寀等、都察院左都
御史屠僑等、叅務大學士夏言、輕信狂言、輒爲贊奏、
非惟任意、跡涉強君、及奉　詔自陳、復無引罪語、撥

諸禮法俱詭唯
聖明裁其進退。上曰爾等奉旨
議奏猶謂迹涉此非媚即畏是何臣體姑不究夏言
其削奪餘官令以尚書致仕已錦衣衛鎮撫司鞫上
曾銑獄情謂銑交結大學士夏言令其子曾淳先後
持金數萬託言妻父蘇綱致之言所朋謀為奸妄議
復套其前後掩覆失事冒報功捷具如咸寧侯仇鸞
所訐。上曰曾銑妄議開邊隱匿喪敗殃虐百姓欺
蔽朕躬非在不宥法司會同九卿錦衣衛堂上官從
重議擬蘇綱發烟瘴地面充軍夏言差官校逮繫來
京問比法司會議銑非律無正條宜比守邊將帥失

陷城寨者斬　上曰銑情罪異常有旨重議乃稱律
無正條則可置不問乎仍依所犯正律議擬以聞于
是法司謂當銑交結近侍官員律　詔可乃斬銑于
市妻子流二千里是時　上怒銑甚然實無意殺言
也會咸寧侯仇鸞先為銑所劾有　旨逮詔獄鸞上
書闕下自理嵩因授鸞意令以復套事攻銑賄言表
裏作奸覬圖大禍及鎮撫司奏獄具下法司擬罪凡
再議銑言竟以交結近侍律俱論死言既逮至京下
鎮撫司拷訊命法司擬罪言上疏曰臣之罪釁起自
讎家恐一旦卒然死于斧鉞之下不復能自明今幸

一見天日瀝血　上前卽死不恨往者曾銑倡議復
套咸寧侯仇鸞未嘗執奏以爲非既而　上意欲能
兵剗諭未行而鸞疏已至此明係在京大臣僞撰藉
鸞口以陷臣中間捃摭臣妻父蘇綱與銑交關往來
狀皆重文巧詆茫然無證可據天威在上咫尺在前
臣不自言誰復爲臣言者　上方怒不省既而刑部
尚書喻茂堅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寺卿朱廷
立等議言罪當死但直侍多年効有勞勤據律宜在
議能議貴之條且詞未引伏或有別情非臣等所敢
輕議　上謂言辨飾已報體不當議復奪茂堅等俸

讓之曰爾等任日執法豈不知恩威當自上出乃取
借議意明譏朕視言爲腹心言則視君爲何物銑上
疏時郎侪奏強君朕何嘗一言諭荅敢動備有密諭
主行及事敗止令致仕又不知引罪故作怨語曰前
去因不奉戴香巾爲朝廷計非以身家是人臣禮歟
彼正以西內二三月直候不得見蘇綱爲辭爾等又
爲言直侍內苑堅從朋謗之私是何法理其更依律
定擬以奏於是竟坐言與銑交通律斬妻子流二千
里言江西貴溪人與大學士嚴嵩同鄉在政府以權
勢相軋言初罷歸嵩已爲首揆盡斥去言親黨在朝

者言聞之怒及復用位復居嵩上亦斥去嵩黨以相報復然嵩柔佞深險雖心銜言而貌敬之益甚言益以氣凌之及言因復河套事失　上意嵩遂振暴言短謂曾銑開邊釁皆言主之　上怒捕繫銑詔獄然無意殺言也會有蜚語流禁中者謂言去時怨望有訕謗語於是　上益怒遂坐銑交結近侍例并言斬之言豪邁有儁才縱橫辨博初在諫垣以言受　上知比贊更郊禮遂受特眷　上性聰察不喜臣下雷同言知其　旨方張孚敬用事時人無敢牴牾言故每事與之齟齬　上以爲不黨因厚遇之竟至大用

然其人才有餘而識不足、憑寵傲肆、威福自由、無所忌憚、上寖不能堪、稍稍以微旨裁之、言不爲懼、竟陷刑戮、銑揚州江都人、與言妻父蘇綱同鄉、故藉言以復奮、不知上意素不欲勤兵、而是時言爲嵩讒已失上意、而銑方自負邊功、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乃附言以求行其志、稍見疏誕、不知禍之一至於此、仇鸞故兇悍無比、卒乘機賂嵩、兩人深相結納而劾銑之疏、出于世蕃一夕草就者、或曰蜚語亦嵩所播、或曰嵩以災異疏引漢誅翟方進故事、上意遂決、縉紳家以嵩殺銑比之秦檜殺岳武穆頗武

穆在高宗時兵威太盛未免有震主之嫌故檜得乘機陷之乃銑之復套非負不赦之罪而嵩欲殺言因羅織銑駢死西市爲古今不白之寃視檜尤酷矣銑旣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天下尤傷之

大同總兵官周尚文奏臣往歲鎮守延綏爲巡撫賈啓以私怨劾臣子若佐君仁各冒功陞賞幸 皇上赦不誅迄今九年啓遺恨未已嗾令陝西按察司逮臣二子於獄俱發戍 竊臣惟父子血戰邊陲三十餘年前後効首功以數千百計不自意爲邪臣所枉致父子暌離異域一旦遇警臣以孤身當虜誰爲援者臣

死不足惜獨恨啓植私黨而殺有功之臣惟　聖明
憐察疏下兵部覆言尚文功誠可錄然啓奏已不行
今其子以他故謫戍不當復引前事自解宜行勘得
旨朝廷賞罰功罪自有定法君佐等所犯既查明
與各處功次無與仍照原罪發遣按尚文坐府時嘗
面斥嵩于世蕃無爲世蕃乞改順天府治中避之至
是謂　旨不理其奏葢尚文爲　上素知其忠勇又
得免於蔓引也

辛巳鄭王厚烷疏請　上脩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
己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箴理怠政飾非惡諫

神仙土木爲規、　上手批其疏曰、爾探知有宗室訕謗者故茲劾尤彼勤錄細物一無賴子耳、爾眞今時之西伯也、請欲爲爲之下其使者於獄、居無何、會孟津王予祐橏以請復父爵不行尤恨之、已進萬壽表烷失稱臣、陶仲文建醮大壇祐橏獨遣使進香、而厚烷不與、　上益怒祐橏乃乘閒遂訐奏厚烷招集亡命私造兵甲及與妖人宋剛等　迎謀爲不軌、厚烷亦訐祐橏擅稱長子僭繫玉帶及逼殺良民等事、詞連厚燗祐楧、有　詔遣官會勘、至是覆言厚烷謀反無驗、然信惑羣小、多爲不法、所創有二仙廟育才等館

皆上僭無狀而方掉弄筆句規切　至尊法當首論祐樒縱恣殃民厚焆等偏黨亂法宜以差治罪　上命法司再勘爲降詔數厚烷驕淫欺慢不法無禮等罪降發高牆仍縣其罪於各王府祐樒等各削爵有差按厚烷讀書能文折節下士可稱賢王然性獨好爲詭激不情之事欲以釣名取譽爲諸宗所忌故及於禍隆慶初始遇赦復國

榆林衛都指揮僉事遊擊將軍李珍初以爲[illegible]官與延安衛署都指揮僉事田世威寧夏衛指揮同知郭暹俱爲總督曾銑所任用珍遂以戰功起徒中爲[illegible]

官銑敗將校多得罪于是逮珍等詔獄羅織其事謂珍常減軍餉萬金送銑子至京餽遺珍彼搒掠備極慘毒幾死卒不肯誣服以累銑子至是法司請論珍死其侵盜官銀繫親屬監追田世威郭震謫戍 詔依擬按珍震二人以死徇銑亦有嬰舅存孤之義雷霆之下無不摧折者當羅織時苟自爲計銑子必不免矣於乎貞臣累至而行明悲夫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巡視浙福右副都御史朱紈奏二十七年三月日本使周良等至寧波賓館有為匿名書投館中稱天子命都御史起兵誅使臣可外發夜殺都御史署府事推官張德熹知之乃不以告臣臣嘗斬賊張誅誅德熹叔也凡報福賊死者德熹皆與殮之御史周亮奏革巡撫浙福之命者又德熹鄉人疑德熹搆其事且臣數頻海防稍有次第而周亮乃欲侵削臣權謂一御史按之有餘以致屬吏遂不用命願 陛下察臣

先後奏詞非有私挾追究德熹等窩賊倡亂背公黨私廢壞紀綱詐傳詔旨扇惑夷情謀殺撫臣事情明正其罪奏入詔下巡按御史會同三司驗實奏聞按紈天性嚴明介潔然自幼值家難多歷艱險故遇事頗刻核匿名文書付之一火而已何遽而繞推官張德熹欲謀殺都御史而聞之於上且當以賂公行之時而內無應援未有能立功名於外者況閩人滿朝豈宜過激紈之不終以此

莊敬太子載壡上第二子也母皇貴妃王氏生於嘉靖丙申十月六日貴妃娠時夢神人星冠羽服

以一嬰兒與之遂生　太子十八年二月　上將巡
華承天　冊立爲　皇太子命之監國至是　上以
太子年寖長當出閣讀書命先行冠禮越二日晨
興疾作遣醫胗之不治忽北面拜曰兒去矣正坐而
薨年十有四歲　太子生而靈異不喜紛華靡麗小
心齋慎嘗見　上叩頭曰兒不敢將時舉手曰天在
上　上奇其不凡及薨痛悼殊甚　詔禮部具儀以
聞已輔臣及府部侍從諸臣各上疏奏慰秉一眞人
陶仲文亦具疏慰　上獨批答曰覽卿奏慰朕復何
言早從卿勸豈便有此　太子非常人不識耳然厚

烷呂時中輩誹謗朕躬、一曰久不教誨、一曰幃帟不
可使悅、㫋謂朕既不早朝、又不教習太子、朕受天明
命承大道、豈爲小人所訕、因思　太子年十四、或可
漸舉儲儀、故令所司如例先行冠禮、豈期　太子超
凡逐爾長往、且其于入世紛華、一不好玩、動有仙氣、
今果乃爾、或謂何不任其素性、朕思身已受謗、又累
　太子、豈可久藏禁中、須如　祖宗故事一一舉行、
寧爲不慈、終不失正、豈今失矣、彼紙上虛談之物、能
療之乎、　太子捨我、亦非背者、知朕心之不得已、但
俯思當日　聖母愛之甚至、今未久而歸、是朕之不

孝耳按 莊敬初冠而薨、上批陶仲文奏慰既有早從卿勸豈便有此語、不知所謂勸者、竟作何語也、後來 上處 二王於外府人、傳仲文有二龍不相見之說、宜本於此、

壬戌禮科給事中趙鈇言、故禮部尚書費寀總兵郤永生平行履無聞、數經論列、不宜錫之以謚、因言謚法乃勸懲重典、請自今以後凡文武大臣乞謚、行吏兵二部覈其平生履歷、詳悉開報、不得止載畧節、仍會多官公同會議、擬應否宜謚、請自 上裁、如有不公及開報不盡者、許臣等覈奏、得 旨、謚法原有美惡

以示勸懲今後所司定擬務合公論按郤求久歷邊方亦有名將之稱其得謚不宜與費宋同論嘉靖中分宜當國政以賄成謚法蕩然矣曆慶以來此典甚不輕與傾殁閣詞臣較易而六卿則有當得而不得者由代言權之重止庇其詞林之黨而輕視勞臣令湛恩不究為可惜也

尚書被命例上辭疏歲戊申改總督倉場督理西苑農事戶部尚書劉儲秀為兵部尚書儲秀因具疏辭言上自入繼大統威懷四夷莫不震懾如近日復套一議尤見聖明非臣愚陋所能仰佐萬一　上責其

浮詞罔上無任事之忠即黜之己酉陛經理兩關兵部左侍郎范鏓爲兵部尚書鏓疏辭內有衰朽之年栖遲可耻及俯奉 宸諭自足萬全之策隨事通變寔乏將順之宜等語 詔責其欺肆不恭亦即黜之

上本神聖群臣莫測其指向而兩臣一以曾銑復套爲言固 上心之所不安而一以衰朽栖遲爲耻則類然望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况可以誑 主乎

禮科給事中沈束爲故總兵周尚文疏請卹典言尚文爲將忠義自許邇者虜騎深入開命疾趨奮勇先登多所殺獲虜遂徬徨肯遯此亦一奇功雖幸蒙 聖

與褒之璽書，陞之官秩，然尚文有不泯之功。 朝廷有未盡之賞，請命該部閱實先後功伐，從公僉議，贈以升爵，延之世賞，將見九邊熊羆之士，咸扼腕自奮，爭先赴敵，義不旋踵矣。夫九重深遠，下情難訴，當事之臣又不能上體 聖心，任己意而與奪其間，冒濫或至于倖蒙，忠勤反遭乎捐棄，今邊方未靖，每廑 聖憂，誠宜厚死以激生，卹一以勸百。上覽其疏大怒，曰周尚文逆疏，自伐功勞，又肆言甲辰未得酬報，怨望多端，寬而未治，不知何故即死。東言官也，乃不行重劾，反肆欺誑，毀 朝廷，擅權市美，吏部都察院參

者以聞于是吏部尚書聞淵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言東心本無他第狂迂當治得旨人臣之罪結黨欺佞爲大淵等何不重糸各奪俸三月東令錦衣衛鎮撫司究問已詔刑部擬罪刑部坐東奏事詐不以脅者律杖徒納贖上特詔廷杖之錮于鎮撫司

徹按尚文陝西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弘治正德中數出塞逐虜有功進指揮使歷陞涼州副總兵以套虜著游河冰築凍墻百里募力士持長竿鐵鉤伏渡口賊至輒鉤殺之璘拜征西將軍鎮守寧夏歷鎮山西延綏俱有戰功庚子沙城之捷斬首至一百有奇賜

錦衣玉帶陞都督同知、辛丑　召入提督團營總征
後府右都督掌府事出鎮大同條上禦虜四十餘事
脩補墻堡七百里墾田五萬與虜戰黑山殺吉囊之
子滿兔斬首一百有奇進左都督築鎮口等邊墩五十
里加太子太保薦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是歲虜再寇
宣府　詔尚文節鉞東援破于曹家莊斬將搴旗加
太保俄病卒年七十五尚文多謀善騎射讀書通大
義廉約愛士飲食同甘苦能得士死力善間諜悉知
虜中委曲故戰輒勝自壬寅以後虜數入宣大山西
無寧歲邊將望風奔潰所亡失不可勝計惟尚文數

當虜有功不敗蓋亦近時名將也然性伉傲喜持人短長其在右府嚴嵩子世蕃爲幕官常被呵詆世蕃不能堪致順天府治中以是積恨於尚文幸 上知之不致媒孽比死而東有九重深遠下懷難訴當事之臣任情予奪語指嵩也故嵩密爲之譖束莞錮獄幾十年隆慶初始赦出而于時尚文亦賜祭葬如例贈太傅謚武襄云

吏部尚書聞淵既去會推禮部尚書徐階 上曰階方事朕左右固非 先朝弘文館之直者如何輙擬外遷令再推乃用戶部尚書夏邦謨 上素寵禮部在

吏部上自階彼　言後吏部缺會推更不敢召　謂其後郭朴嚴訥袁煒李春芳相繼為吏部尚書蓋疑萬鏜歐陽必進供不厭　上心亦仍用詞林為之也

己酉應天府鄉試禮部尚書徐階子璠倩人入場事覺南京給事中萬文宋及監試御史楊順張鑑論階縱子犯法請罷階因疏求去　上以階日直左右其子犯法遠不得知　詔令安心供職是時階召用無逸殿未久　聖眷方隆故　上特宥其子置勿問而所倩入場之人旋逃去後改姓名為全真道人遊江湖間不歸矣或曰階被叅時有鄉人楊豫孫在南考功

速遣人報喈以七日夜達京師故喈得先爲之備云

初河間人王聯壬辰進士爲陽武知縣考察閒住聯性兇狡淫暴居鄉以武斷稱且毆辱其父良良告之御史閻鄰所論死久之良告息詞保候閻聯文坐殺人仍論死繫獄聯百方求脫不得以是憾先後御史胡植馮璋張洽等乃奏訴屢侵之聯刺知是時告訐盛行謀有以動　宸聽爲脫罪地方聯任陽武縣知縣時屬　駕幸承天巡撫都御史胡纘宗委聯供　行殿役不辦怒笞之聯隨御史陶欽夔以贓罪劾罷以是亦恨二人乃摭纘宗迎駕詩有穆王八駿空飛

電湘竹英皇洪不磨之句為引虞周不祥爲陰肆詛謗且言屬之刊布聯不奉合遂假手欽夔劾之鄰植等乃相率為羅織抵伊重辟其詞多誕設凡意所不悅咸搆入之若鄰御史劉隅叅政朱鴻漸前知府項喬賁應春推官蔣珊知縣郭咸休田甸高儒給事中鮑道明苑馬少卿袁淮等無慮百十人令其子朝策當至日詐充常朝臣闌入　闕門于班中聲寃奏之

上覽大怒趣命錦衣衛分差官校緊纉宗等至京下法司會訊聯詞悉誣指無據纉宗詩金章皆頌盛德語並非詛謗乃讞上其獄聯仍殺人罪朝策詐假

官當斬。續宗等悉赦勿治。疏入。 上不悅曰。王聯孔門之徒。何不忠不孝至是。續宗令人刋詩財力非民出而何。即此細微百姓之深戲重累可知。姑依擬。且疏內欽奬一人稱供在。何也。於是刑部尚書劉訒等具疏引罪。 上曰。爾等迷于回護之堅。不以朕覽爲重。續宗詩既曰稱頌。何又有決不磨之語。疏亦不經心。是人臣禮耶。禮部都察院參看以聞。是時 上意且不測。大學士嚴嵩爲之申釋。 聖怒少解。及部院疏入。手批之曰。劉訒等急于市恩。全不以職在執法爲事。乃稱頌之體是如此耶。訒黜爲民。宣法司堂上

官各奪俸半年該司官逮鎮撫司拷訊繽宗錦衣衛杖四十爲民輔臣嵩對制平獄可嘉令兼大學士俸嵩疏辭免許之狀繽宗等之初逮至適是歲春京師災異屢見雨土雨蝎霾霧四塞不覩天日者凡三月上意頗懷疑畏以問掌道教事禮部尚書陶仲文仲文心知繽宗等無辜乃對上曰疑有冤獄得雨方解會法司讞繽宗獄至　上以仲文言姑宥之尋大雨百官上表稱賀　上以仲文贊玄平獄封爲恭誠伯給事中張秉壺言　皇上慮先民瘼躬薦德馨休徵之應良不偶然仲文安得貪天功爲巳力於是仲文

疏辭。上曰卿祝釐報國祈禱雨暘累累効職若鞫獄非卿事也果專恭盡誠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宜者且准辭待教奉另行、

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紈先是奏海夷佛狼機國人行刼至漳州界官軍迎擊之于走馬溪生擒得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已遵便宜斬首訖章下兵部請俟覆實論功會御史陳九德疏論紈專殺濫及不辜法司覆請遣官會勘、上從之遂革紈職命兵科都給事中杜汝楨往至是汝楨及御史陳宗夔勘上前賊乃滿剌加國番人每歲私招沿海無賴之徒來海中販

潮番貨未嘗有借號流刼之事二十七年後至漳州月港浯嶼等處各地方官當入港既不能羈留人貨疏聞

廟堂反受其私賂縱容停泊使內地奸徒交通無忌及事機彰露乃使狼狽追逐以致各番拒捕殺人有傷國體其後諸賊已擒又不分番民首從擅自行誅使無辜並為魚肉誠有如九德所言者紈既身負大罪反騰疏告捷而鏜喬栢與佐成之法當首論其冐功坐視諸臣通判翁燦指揮李希賢等罪次之指揮僉事汪有臨知府盧璧參將汪大受又次之拒捕番人方叔擺等四名當處死餘佛南波二者等

五十一名當安置見存逋畨奸徒當如律發配發遣於是兵部三法司再覆如汝楨等語統鏜喬遂得罪翁燦等下巡按御史提問汪有臨等奪俸有差初統被命 勑有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許以軍法從事語令勑稿在西房為大學士夏言手自裁削委任頗重後統覆奏言所謂軍法者皆杖徒流絞斬皆是合容臣便宜施行 詔可之至是以閩中鄉宦林希元通番治之亟攻嗾言官劾其擅殺而是時言官莫為之申救者統聽勘居家知必不免嘗語人曰吾視死如歸耳倘 朝議有不測便當自決耳肯學

曾銑爲少年鉉弄直至西市了當乎邪王聯適訐奏
參政朱鴻漸被逮銑疑以爲逮、已遂服斷腸草自盡
紈爲人精嚴、勇于任事、開府閩浙、首嚴通番之禁海
道爲之肅清、其疏辭有曰、今不依臣區處、十年後中
國皆倭賊矣、久之果然

大學士嚴嵩奏臣伏蒙 聖恩加上柱國、臣不勝㥘懼、
傳曰尊無二上、上之一字、非人臣所宜居、 國初始
設此官、亦不輕授、當時左相國徐達爲開國勳臣第
一、亦止爲左柱國、累朝曠而不置、縱使特恩、臣子所
當力讓、唐太宗藩邸時、曾爲尚書令、唐世臣子無敢

爲尚書令者至代宗朝以郭子儀有大功特拜斯職子儀回讓不受臣雖識昧古今頗知敬畏乞 皇上特免此官仍著爲國典以昭臣節 上曰卿敬此心俯准所辭其以卿之子世蕃爲太常寺卿按上所寵輔臣張孚敬夏言最所敬信然常徹有牴牾惟嵩務無削然如辭上柱國一疏委婉謙讓若有道者之言維繫上心誰能阻之故特眷二十年而天始敗之也

世廟識餘録卷之十二終